

學

海

類

編



第八十九册



瓶花齋雜錄

明公安袁宏道中郎輯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於  
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  
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  
得宋人習氣

某日入主客署遇南安貢使所貢皆金銀瓶罏雕鏤不  
甚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問使臣能書否



日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絕云路遶石橋溪九折雲藏  
竹塢宅三閒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聲春日閒草  
幾不可識命以真書註其旁與中國無異  
小人行險以徼幸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  
高故謂之險謂之幸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  
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  
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  
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邪

僚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遂但用鳳仙花煮燒酒去  
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香附一  
斤用醋浸一宿當歸蘄艾共一斤合入醋煮之擣爲  
丸甚效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草澤  
醫以鴨血點之應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先須絹  
帛裹齒不然齒即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水可解確  
霜毒常德舊有庫役被毒太守試之立效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願心地豈易平哉曾子之



繫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卻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為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如耕田鑿井飢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防行革生出種種

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曾子所言繫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繫去必至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為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為理故去治彌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即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



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夏日與諸友集城西張園園甚敞有荷池水亭每暇日攜具往諸友以飲戶相角謬謂余不飲者以評屬余余略爲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喁喁終日邱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

頗多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胡仲修如徐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舞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期許數日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邸中而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盃行酒一椀傾二壺許微風倏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狄武襄奪崑崙關巧于乘敵袁小修如破浪之船得風乃濟否則反爲漁刀所笑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箇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

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脚氣無葉用根雪照云心光用之以治蟲極效

薑絞汁投廣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脚痛效甚速侯師之年老雙足輒不能行有人教之炒縣子搗碎和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老米飯爲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某曾用此方  
治夢洩并痔亦愈奇方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  
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  
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  
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  
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  
好物則甘麤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

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  
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  
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吁江發得極透  
孫權遣襲劉璋者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盡不  
謂疲春復逢于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人一善  
如萬箭攢心何也

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蘇公醉翁亭記草書真跡  
爲士人白麟摹寫甚眾往往得厚直金劉元質有墨



本無趙祿跋恐是白家贗本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邪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眞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眞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恆

人乎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汗垣之中一聞其聲踊身疾趨如饞貓見鼠瓦盆泥罐徧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織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閒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莊



學海類編 卷之七 詩述  
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  
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  
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  
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鬪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賈  
秋壑促織經其略謂蟲生于草土者其身輒生于磚  
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  
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  
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  
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者

爲上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頭  
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  
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蠅黃錦簑衣肉鋤頭金  
束帶齊膂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  
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肩鈴之類甚多  
不可盡載養法用鱖魚茭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担蟲  
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飼帶血蚊蟲內熱  
用荳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  
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



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  
蟻蝨蟻蠓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閒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鬪  
咬至死不休閒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行動之時先  
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抉其鬚卽不能行旣憤  
不見因以死鬪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  
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  
物者

鬪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與

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  
窗閒較勝負爲樂蛛多在壁陰及案版下網止數經  
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卽終身不能鬪宜雌不  
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  
先取別蛛未出者粘窗閒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己  
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己極力禦之惟腹中  
有子及己出子者不可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  
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爭猛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  
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卽



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卽云某善鬪某不善鬪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黧者爲上灰者爲次雜色爲下名目亦多曰元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飢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閒技巧事一見卽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古今好尙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窯器如哥窯董窯漆器如張成

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並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直千錢敲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猥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資浸



淫至士大夫閒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並傳

哉

本傳略

宋鳳翔字羽皇嘉興人領萬歷壬子解洞明經書理奧為文有脈理一稟成宏矩範選制舉業行世凡事帖括者莫不服其品驚古文詞亦極有法律所居在秋涇小巷因以名其集全彙概未授梓子孫零替已皆散亡其曰秋涇筆乘者特其緒餘耳議論純正有關風教可以想見其行詣云



愆其計詰云

曰秋涇筆乘香林其辭繪且類編錄五有闕風錄可以  
悉因以各其集全彙附未對辨于辭零替以皆備之其  
考莫不照其品類古文歸亦對齊其對政風亦秋涇小  
為文亦列野一稟如宋秋涇錄舉業行世凡事神錄  
未風錄字亦皇嘉興人論其想士子隨同秋涇書世與  
本書

秋涇筆乘

明 繡水宋鳳翔羽皇著

元史載廬江人羊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達蜀人章鄉  
孫杭人俞全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漁陽曾德皆嬰  
年罹難故失其父兄母姊弟或身已賣為奴或蛉養  
於人閱二三十年出數千百里外而求獲焉骨肉團  
聚以孝友終視古朱買臣之難有過之者東坡記朱  
壽昌事以配買臣人悉聞之而元史所載多人竟絕  
人口由目不涉史書耳



成化三年荊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邲王繼統禍亂何由而平鑿與何由而還迨先帝復辟其貪天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降祀未稱典禮伏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而左庶子黎淳議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邲王卽皇帝位是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者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子之位若曰神器不可久虛

共和之時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高瑤之言特爲姦邪進用之地必不可聽帝復敕諭諸文武曰曩者朕叔邲王踐祚勦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統一紀於茲敦念親親晉用承先志其邲王仍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按景泰廢易儲位憲廟不以爲憾營求富貴如黎淳輩每言易儲事以聳動上心而上竟追成先志復其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評述  
號加以美諡可謂有堯舜之德矣獨建文廟號尙未  
推類追復是亦本朝一缺典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宣帝創業之始  
及文帝試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  
晉祚復安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  
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雖其子孫不能無  
憾於好還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

楊邃庵相公致政家居一日遊北固山下見羣蜂擁一

蜂王而出其王適遇鷲鳥攫殺羣蜂環守不去數日  
俱死其處邃庵令家僮瘞之表其封曰義蜂冢爲文  
以祭蓋忠義人心之良也縉紳有身罹君父之難而  
不卒所事者避害之私障之也然士君子不早見幾  
至於危迫又甘心他事豈其蜂之不若哉

漢平南越樓船伏波兩將軍竝進居東南面首攻敗越  
人縱火燒城者樓船也伏波坐受相招降而已功樓  
船第一東越持兩端樓船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斯  
時也帝已知僕必無越矣帝計居功者易盈慮禍者



皇清類編 卷之三  
當周僕懷綠黃垂三組夸鄉里有石門尋陋功矣脫  
僕意氣疏揚兵鋒挫北連禍南海非計也命將萬里  
外非堅重將軍不足恃帝責僕書與高帝奪信耳軍  
緩急同策高帝得將將之權武帝合將將之律皆英  
雄之略也

鳥獸昆蟲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訑鳥以其足獮以  
其髯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行者以足而螿螿以其  
背砂按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  
其鼻取者以膺而象以其鼻視者以目而水母借鰓

走者以股而馭驢借鴛鴦狼以借狼物理之不齊如  
此

梁毗爲西甯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俊遞  
相攻奪略無甯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釀金相遺毗置  
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  
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隋文帝聞而善之  
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梁毗不受金於甯州及爲大  
理卿抗論楊素無慾則剛耳毗其聞張奐之風乎



楊溥在內閣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甚重之卽薦擢德安府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楊文貞晚年溺愛其子稷莫知其惡藩臬郡邑或以實告文貞反聽稷譖而疑之由是子惡愈甚有奏其殺人命數十者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噫士奇不善教子視南楊有愧矣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

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內附封爲雲南王至今稱之又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閒入貢卽古朱波國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卽其遺也

唐貞觀中西城有胡僧來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傅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使呪臣術必不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爲所擊者更不復甦宋陳仲微爲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



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又揭其事以爲冤旦暮呪詛莫有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夫以曲在己之僧而欲呪何心公處之士其死也亦邪不勝正之驗歟宣德年間顧佐爲都御史性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朝綱整肅先是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牙牌纍纍懸挂欄檻羣婢奏曲侑觴浸淫放恣解帶盤礴每至日昃而後返曹務多費佐奏革之歷朝官妓之弊至我明而始革顧公眞有大臣之風力者

餘干民張某商販金陵寓長干里店有少婦自稱比鄰曳綺鳴璫容色甚麗與張遂諧枕席張察鄰無其人因細詰之婦曰妾非人也正有事相託耳楊樞非君里人乎曰然其人非始貧暴富乎曰然婦因頓足齧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本倡女穆小瓊少以色名曲中爲楊所鍾愛妾誓生死相從頗饒篋笥以歸之癡心守盟謝客七載聞彼已別娶而竟無一耗致妾抱恨而卒此店卽妾故居牀下尙有瘞金二觔玉同心盒數事今以贈君君歸欲附舟一探樞之動靜



張如言掘得金玉諸物比歸舟中置一牌書穆小瓊神位夜呼之卽出既到別張適楊楊正康裕無恙而以誕辰張樂讌客忽暴卒所娶亦劇病幾死張心知之而不敢言嗣後呼牌位名亦不至矣

漢高殺丁公溫公極贊美之然否曰丁公誠可殺但可爲萬世賣主者之戒乃漢高之殺之也則亦任其殺之而已若遂以爲美談則非也何言乎曰丁公爲羽將賣羽使失天下大不義當誅然使羽能誅之卽寸斬無過也漢高乞命其人而又殺之豈得爲大義哉

不過假大義爲名實則利心行計耳楚人有兩妻者人挑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夫急則乞命於人惟恐其不賣羽以活我及得天下又恐其賣己以活人而敗我事者遂殺其人以爲永戒而又借以大義之名蓋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若誠爲大義則始終賣羽使失天下者無



如項伯而伯不誅故知高帝非爲大義特利心以行計也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比京師性儉悵嘗宿客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邪奮後爲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列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

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箸齧骨哽其喉而死彼笑林所載漢世老人與原化記天寶中相州叟固無怪乎其然也而世有名士大夫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以司其予奪哉

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觀顏含之言則以佞事人以佞誦人者當



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獨馮懷邪

韋顓舉進士時貧窶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日風雪沍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顓略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來集壞窗牖上顓逐去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顓已登第又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晨雉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臥

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合二事觀之乃知妖異未必爲人禍也

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舊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艦載歸至震澤舟沈石墜水中公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六抱公駭異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合蓋卽當時以盛石者異矣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爲三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



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搆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  
先生大喜復懸十金令取原墜之底及得吻合完好  
藏之以爲至寶二事甚相類故併記之

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  
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祆僧二千  
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爲  
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  
摩尼之類祆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潯州火  
祆官品亦有祆正蓋主祆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

耳宋道君皇帝改佛爲金仙僧爲德士寺院俱稱宮  
觀亦以崇奉道教故也祆胡神疑卽受清齋白蓮無  
爲教之類

韓蘄王夫人梁氏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  
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而走出不敢  
言已而人至者眾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  
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實非常  
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  
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梁遂封爲兩



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山西督學王公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得飽所欲旁一丐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窠椎殺之繩其猴從己亦作戲乞錢適公呵導聲至猴嚙繩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阜隨之至破窠得屍方在焚燒猴號鳴越火抱屍與丐俱燼公捕後丐伏罪而爲猴立碑焉語云人猶狗也新主飼之則爲用矣此

言人而獸者也猴畜於前丐無甚大義旣爲報仇而必欲殉死何烈烈邪故禽獸未嘗無心而人不如亦可哀也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寶愛如拱壁一日婢抱出門從高階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見之卽令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回曰我自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顙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言述  
痕卽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至痛方憂  
絕嗣不暇而憂婢死杖下特逸之而以自任仁心如  
此貴子重生有以也

仙傳載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亦  
何用多壽爲梁蕭映被徵見鍾離人顧思遠在部伍  
中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  
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乏奉  
養是以行役若人者其情蓋甚苦矣又宋張耆少給  
事章聖藩邸起家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福備富

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  
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  
誅其父抑鬱而終一子不肖遂潰家聲是亦多男子  
之累也

范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採其風政假還徵問官長  
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  
慎其責而人聽不惑矣豈須詣邑里飾其遊聲哉非  
徒不足以致益乃實吞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  
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



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竝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紀綱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見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此書理正而語奇真爲好察者之鍼砭况于非其事而多所告白以小忠小信而成其大不忠大不信等語確盡小人之情狀

高士傳管甯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元兗之變微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背生埃惟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言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窗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迹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後生所宜知也



宋鵝池登春趙之新河人負氣任俠工詩善繪貧而無  
家遼廢王聞其才延至館之鵝因號鵝池道人嗜酒  
罵坐不避權貴衣敝踉蹌得金輒弃之年八十餘客  
徐尚書太室公園尊以上客偶不悅於園丁卽拂衣  
去之臨安觀潮潮頭矗起躍身其中嘗自謂我必不  
死牖下如婦人悲涕作可憐狀固其志矣濟南邢侍  
御子愿以詩弔之曰蹈海今看魯仲連誰言魚腹異  
牛眠難從急景爲貪戀肯向彌留作可憐麴枕糟邱  
無七尺鰕邦驚國有重泉蹴山一任胥濤怒白日騎

### 鯨興杳然

始興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  
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個長二寸餘見其  
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眞大米也香美異常食者  
後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藏  
經云太古之穀長五六寸食之人壽數百歲又圖經  
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此豈其餘粒邪劉  
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懽得之最詳  
固原有民家子婦事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求



一冒絮包頭婦不肯與其子自探一巾予母婦奪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入廟叩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徧走求之竟無蹤蹟已而全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爲一驢惟畱一面兩乳至昇帥府予之芻豆卽俯首啖之而不能言也成太史父時爲西邊大帥親見其事太史每爲人言之蜀亂時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奈何樂禍貪亂如是研對曰蜀中積弊已久百家爲邨不過數家有食窮迫者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有一二貪亂樂禍無足多

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嗚呼貧民之情狀羅研數語盡之矣銷弭之道何如爲州縣者第一勸民耕墾以盡地力第二準行常平以備凶荒如是而民復思亂未之有也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觀而伏甲以待奇偵



得之矣當蹕道勒馬言狀氣鬱舌結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搥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急發禁兵捕之而復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外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佚其名何也

盱眙有商乘蹇而行適見二鴉爭技墮地驅蹇者攫得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鬻盍縱之吾以一鬻價資汝因發裏而見金頗饒其人輒生盜心前途近夜僻寂推商墜地以鞭靶撞其喉立死倒置之深窅中挈裹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之往得弃屍取鞭于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尙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令以抵死商因不忍一鴉而喪其命將無使爲善者懼耶但荒僻中以財示人其蔽也愚好行其德者貴有仁術亦不可不知也



學海類編  
自古神醫首稱秦越人少遇神人長桑君授以禁方兼  
與懷中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而視見垣一方人  
及五臟癥結其診服但爲名耳視病隨時隨地便宜  
治之無定名定藥至視趙簡子疾則上通帝庭下符  
數世不爽尤爲神之神者蘇門昔年曾有鄭醫善脈  
理有一士移業其比鄰僧寺日與往來居常無病時  
令其診視一日忽驚曰爾宜速歸家有怪脈見當有  
奇禍士人素傾信之卽治裝行至中途爲賊所殺夫  
以扁鵲之神如此後亦爲秦醫李醫所刺而不能預

見于脈此何以哉抑生死有數雖神如鵲而不能逃  
卽奇如鄭祇令歸而送死不能預爲之謀將奈之何  
李文達於憲宗朝稱賢相因羅倫上疏指陳起復之非  
大怒內批出倫爲提舉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  
事規之不從文達嘗謂楊文貞于本朝爲巨擘廁于  
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  
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  
之禁錮終身與潞公所行何遠哉愚謂南楊之得君  
行志三楊之後一人然晚年因譖言而憾岳季方憾



葉文莊復憾張黃門與羅一峰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其所以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

山東人吳友家貧而行潔一日往東昌循山獨行見籬下銀杯十拾納隻袖中卽覺珞珞有聲已變爲蜚螂吳惡而擲之仍杯也復納諸袖又變如是者三因弃去而匿廁中以觀俄一人至拾去竟是銀杯吳出與語其人願分取吳僅受其一歸而嘆財有定分因出杯酌酒以享先龕偶因拂塵觸其目病累月及愈計醫藥之費正符杯值夫蜚螂穢物也而杯能化此以

垢吳友是其鬼弄人邪

天順初石亨旣陷徐有貞降爲廣東參政慮其復起令人僞作疏奏謗毀朝政亨因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諫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文構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以致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宜以堯舜爲法暴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



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卽如往年妖書懸賞構募亦  
卒無獲而株連無辜甚眾彼時政府院部以至臺省  
竟無一人敢爲呂岳之言亦惕于利害而恐以言賈  
禍耳噫可慨哉

有攜妻往歷陽者附一舟長年悅其妻欲圖之方艤舟  
其人曰此地吾多相識畱若妻舟中吾與若登陸訪  
之行至山下毆其人死長年還舟刼其妻曰汝夫死  
于虎當與吾偶妻哭謂尋得遺齒當從汝長年挈之

往途閒遇虎竟攫長年去婦以夫死爲實慟哭於道  
人問得其故云適自邑中來見人慙爲舟人毆死復  
穌豈爾夫邪婦往尋之果其夫更生也悅其妻而殺  
其夫虎當不食其餘然以僞虎召真虎卽以自殺誰  
謂神目不如電也

正德二年王守仁以兵部主事謫龍場驛丞當在途時  
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渡度不免遂乘夜  
佯投于江冠履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  
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江三司及杭守楊孟瑛皆



信之命漁人索屍不得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  
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  
曰汝有親在未免爲累遂赴龍場陽明此舉或懼守  
臣白其事於瑾故雖詐死而仍赴龍場此亦微服過  
宋之家法也

相君鵝湖費公在館局時與關中一同年弈棋爭勝一  
擊其頰同年不悅然絕不見于言公悔日詣其門長  
跪請罪同年終不出或以事聞鵝湖尊人尊人大怒  
封號一竹板令公自朴于京邸公因持父書及竹板

登同年之堂自朴者三次同年始出抱首而哭公曰  
罪誠在我公何爲哭曰公尙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  
我者而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相驩如平生不惟  
費公至孝而同年之孝亦至且今世求此父抑又何  
可得耶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饒富一  
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  
過何苦爲盜曰迫于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  
資衣食如其數與之旣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



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畱之至明使去盜  
大感愧卒爲良民仁人長者獲盜旣遺之又代爲之  
慮眞愛人無已之心司牧者能以是心待百姓何患  
盜之不可化邪

萬歷十七年建德山中一農夫貸穀回卒與虎遇農告  
虎曰某知命不可逃但年荒母老需穀度命容送穀  
到家供母晨昏來此就死不敢失信虎遂曳尾而去  
農至家爲母言之母止之曰幸脫虎口奈何送死農  
曰人爲虎食命也今縱不往終亦難逃况昨已許之

安可失信母泣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銜一人而不  
食見農至惟以爪爪死人而去農不測何意及解衣  
包中得銀數十兩因取歸以奉母而葬其人

太倉王萬戶蒼野爲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  
閒過山寺有僧出迓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  
乎王疑僧厭客又其地爲港口可避風而是夜安寢  
益謂僧言虛也旋登山巔見古廟無人廟後臺際石  
長二丈有半闊厚皆尺餘明瑩如水晶照見內有跌  
坐金觀音大奇之曰此異寶也因下尋前所遇僧問



石誰主可售否僧曰此名龍枕石晴時嘗見二龍來臥其上向言不可泊正謂此耳王益疑僧嚇已又恃力眾無主令羣力舁至舟中大喜飯畢天上黑雲簇起風雷陡作而港口山自攢合破數十舟如粉壓溺死者無算王與眾竭蹶奔山幸免及訪山巔石依舊在焉

尹恭簡公閱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尊慕之恭簡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嘗有賈人過其邨憩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

見而埋之賈人者爲章邱巨室行錢舊嘗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爲罪復畀之若干再賈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誓盡歸主人不分一緡以是爲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而復畀金若干再賈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具叩其金多少與囊襍之狀皆與舊合卽謂賈曰若無憂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爲市舟中猝遇



盜賈卽出金獻之盜感其忼慨因以所刦麻一船與之賈遂載麻以歸輦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金麻中而盜不知以予賈耳賈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騭之報如此

善謀者如奔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翁張從之翁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

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羽已得關中而更棄之則韓生以爲沐猴而冠故曰凡與人鬪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荊州以爭天下而曰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交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也及據荊不得而定都成都觀其措置頗大和孫權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渭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者關中甯可保哉關中旣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



皇清類編  
不王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悸胆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爲而咿嚶泣涕畏諸葛也分香賣履有求爲黔首不得之念知丕等不足腥健兒衣食也操實蹙死于漢中而史諱言之視公如龍視操如鬼之論信矣雖然亦不都荊州之失也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幸其必死或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使老死牖下備極哀榮甯復有天道哉京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于渾又張翬者字柔直福州

人先爲蔡京塾師規教甚嚴一日語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先生但教某等緩行柔直曰不然天下被汝翁作壞早晚賊發先至汝家學得走緩急亦可逃死諸子警告京曰先生忽已失心京矍然曰此非汝等所知也因就館問計柔直曰爲今救著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所知柔直以楊龜山對於是始有召命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一龜山亦烏足挽將亡之宋社哉



或問子陵高士也而又云一節之士何以故曰光武中興之君非不德也幼同筆硯爲天子而訪之數年於故舊良厚也乃一旦相見而張目以視咄咄其聲則何爲者夫不受爵祿亦不受而已矣豈必張目以視咄咄其聲而後可不受乎蓋其心實知有富貴以爲富貴易屈人吾必不爲所屈故持之太過而有此態是以醉而愈加矜持者也若不知有富貴則亦處之泰然而已矣而何爲是拂人情之狀乎曰何以知其心有富貴曰使光武不爲天子而訪之數年而相遇

也則亦張目以視咄咄其聲乎必不然也夫非知有富貴而何昔我聖祖微時與宜興一人友善旣登大位訪之久而不得一日其人擔雞酒來謁聖祖喜甚命光祿治具與之飲食談笑因問曰欲官乎其人曰諾遂取金銀角三帶任其取乃取銀是時文輕武重乃授以正千戶又盤桓數日其人辭去出則挂其帶於朝門莫知所之嗟呼斯人也情意篤實氣度和平而高節自在其亦優于子陵也已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  
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  
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  
慵眠如是卒起對曰無事可作只得慵眠王曰汝會  
作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  
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  
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  
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  
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者百餘

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  
閒雅若書司客將者數十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  
飄然浮海去逾年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時  
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馬軍容獨壯大喜問何以致  
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  
奇玩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  
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  
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  
問能再往乎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







學海類編  
以失道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  
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  
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 木介

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凍死者塞途自胥門河  
以及震澤水不流澌或有事輒涉冰以行偶從來者問  
湖海冰山之狀或告曰尙有木介焉曰何以言之曰瀕  
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  
爲兵兆云

### 安化伏誅

安化王寘鐠據甯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通誓書約爲  
內應而甯夏都指揮何錦輩又從而附之假僞符以號  
召諸路官軍具有形迹俄有詔率兵討之擒瑾輩并檻  
車寘鐠械遞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寘鐠而瑾實先之  
則瑾其首誅耳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肆誅殺以  
脅善類觀者側目皇上赫然斯怒密用廷臣計遂籍其  
家得玉琴獅蠻帶及金寶奇物無慮億萬以正德庚午  
八月賜寘鐠死仍加瑾以極刑其門下士若張文冕等



學海類編  
二  
言近  
悉就顯戮

蘭溪節婦

鍾氏者浙之上虞人也年甫笄而歸蘭溪孫景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孫氏環室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粒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以九月二十日發喪孫氏知之遂點檢殉葬儀衛自座靈外更設一座以自待忽語其姑曰若無伯叔則當奉舅姑今伯叔俱在妾無慮矣語畢而其姑在醉中懵如也翌旦往叩之則就縊矣年止二十有五眾皆流

涕部使者爲之奏聞得建祠致祭焉

蔣燾靈

吾友蔣燾少負才以文章知名乙卯科試南都不利輒死先是燾夢入元冥作賦有清虛玉府之句蓋凶兆也死後降靈于其家其母徐氏進之則應聲曰吾不死若拈弄吾典籍若舉慟皆令吾悲一日又曰吾得從先君遊甚有賴徐氏又將追逐之而燾蔑如也年止十七所著有東壁遺橐其文皆豔語雖老儒不能及

葉湘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買一舟行至澱山湖日  
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給之曰前此則近賊巢  
不若是地艤舟之爲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  
至湘授首遂沈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  
歸諏諸卜者得凶兆尋卽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漿者  
悠悠然出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葦乎則曰有之  
指示而得蓋湘魄也第不知謀自何人置不問已而京  
口有操舟者倉皇失措且自誣以神語有司擒之勒其  
實卽殺湘者也移檄檢之果然卒抵罪予友閻起山爲

作傳以著其事

李貞伯諫草

李應禎先生當憲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閣有詔命  
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略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  
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憲廟可其奏遂寢至今  
諫草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其鯁直有古內  
史之風焉

張淮牡丹百詠

張淮先生善吟咏晚而孤貧就館琴川錢氏時牡丹盛



開錢戲之曰一夕而百咏成中峰例也先生能傲而和之否乎淮操筆賦之及成則漏下五鼓矣主人嘆賞以爲牡丹未有賦百篇一韻者而先生獨能之亦一奇也從是詩名益振會金肅公子以詩接戰淮應口而酬之肅遁去其詩在今有板行者

徐武功神術

武功伯徐瑄雅奉摩利諸天法當英廟初或中以飛語英廟特加嚴刑以覈之瑄不能堪遂借水以試其術俄而雷電交作震殿一角上以其冤而天監之也遂赦之

不知墮其術中矣

黃白米歌

戴章甫冠予表兄也嘗作黃白米二歌示予予詢其故則曰吾不堪時事之多舛也是時中貴李廣當國求倖者或以黃金或以白金賄賂行而公道微故作此語耳

成器哭劉球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眾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  
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信國皆非有爲而爲之者后數  
年而球之子僉事鈺以提學至造其廬而拜之執子弟  
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

### 陳韓二貴相

吾蘇陳僖敏公鎰韓都御史雍竝爲郡庠弟子未第時  
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者  
私相語曰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  
見也二公陰然之后果相繼第進士爲顯官皆以勲名

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於塵埃中矣

### 楊尙書厚德

希顏先生楊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生徒彌眾楊士奇  
自廬陵來邂逅閒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  
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尙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  
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  
奇不相善而家具貧意之所交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  
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尙書時  
公在京邸鄰有惡少侮之公不爲意至慮以驢鳴駭其



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其厚德如此至今鄉人猶能稱之惜乎家無噍類而家乘世守之物往往流落人間可怪也嗚呼豈天之於作善者食其報耶

### 楊和王神像

余讀宋史知楊和王沂中之忠深以隔於異代不得親見爲恨偶過友人家得其當時所畫像而觀之其軀長六尺有奇而魁岸且勇兩頤閒髯奮如戟首蟬冠玉帶紫袍中擁皋比而坐神采凜凜令人見之有生氣外別有一像貌不類尼姑而服則似之識者謂高宗嘗賜二

妃於王而此其一也或曰王好殺其一妃厭之出爲比丘尼云

### 文交木伐梨

博平故多梨甚美而碩土人歲一貢率以爲常而蒙害者甚眾至交木作縣悉斧去謂其利微而害大也交木諱林字宗儒其仲子璧與余交嘗道其事爲筆之以告司牧者

### 北寺浮圖災

浮圖九級坐奠吳城臥龍街上作爲雄鎮正德壬申五



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爲烏其聲殷殷然與雷相薄而風雨隨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示寂像亦入毗荼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駭目次日往觀之則向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嘆息久之以爲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胡乃自滅如此遂循廊而行得一碑爲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再新於蕭梁又再新於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龜以藏舍利者卽其所也未幾流聞日急俗以爲兆而竟不驗然則浮圖之興替常也奚怪焉

吳甘泉數學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數其學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諫撫吳都諜報者曰至公以爲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數推之曰賊必來來未及城而敗計其時蓋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將舉山妻葬事而甘泉適至試以葬日陰晴卜之甘泉曰自午而前半陰晚乃雨至期卒如所言所著數書十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尹肇頭



尹拳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翻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嗒然不答惟曰吾宋人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遁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

### 郎山奏捷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眾數千橫行江北所至郡縣悉皆風靡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秋八月吾鄉水邨陸公完以都御史攝將權提兵自山東而下

晝擊夜馳窮追罔憚偵其稅駕棄馬而舟渡江抵郎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舉兵而風雨猝至賊眾以不習水戰望洋而懼公又曰此天亡賊也遂衝濤而進登郎山躬自督戰擒渠魁殲醜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盡赤蓋自提兵以來未有如郎山之捷者也公將獻俘于朝而先梟其羽翼者以示眾于是駐節於蘇而韓公不得專美有宋矣

### 盛氏變怪

盛早爲吳世醫家官正科其家故無恙忽有鬼嘯于梁



者早以爲祟命羽士治之方步虛面瓦礫隨至晝夜擾  
擾室家靡甯或以豬首獻割而食之輒吃吃有聲類能  
言者家人欲窮治之而莫之能也厥后三子相繼夭折  
祟亦寢

本傳

陳恂字子木號餘菴家於嘉興崇禎壬午舉人父別駕  
憲來染疾需斬蛇禱五晝夜忽楚友鄧攜至人稱孝  
感早食餽負盛名以萬物一體論見賞於岳司馬元  
聲婁東雲閒諸賢俱推復社領袖黃漳浦講學大滌  
山房追隨無少閒甲申變後徐冢宰石麒揭薦以母  
老辭徵爲浙西四孝廉之一監司郡縣聞名造廬必  
堅辭年八十九命懸黃漳浦倪文正長箋榻前相對  
而逝所著有餘菴文集八卷



易咸者感也而象曰以虛受人未有心不虛而能感者  
 也恆者久也而象曰立不易方未有立不定而能久  
 者也  
 易上經終之以坎離坎離之上頤與大過頤有離象大  
 過有坎象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既濟未濟之上中  
 孚與小過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蓋坎離既未濟  
 得乾坤之中畫故先之以大過小過欲人損過以就

餘菴雜錄卷上

明 海鹽陳 恂子木著

易咸者感也而象曰以虛受人未有心不虛而能感者  
 也恆者久也而象曰立不易方未有立不定而能久  
 者也

易上經終之以坎離坎離之上頤與大過頤有離象大  
 過有坎象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既濟未濟之上中  
 孚與小過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蓋坎離既未濟  
 得乾坤之中畫故先之以大過小過欲人損過以就



中此聖人序卦之微意也。大猷小猷，裕人猷，猷以猷。屯初九磐桓，桓，亭郵表也。漢書注云：亭，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板，名曰桓表。縣所治陳宋，閒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檀弓所謂桓楹也。震陽木，桓之象也。初居下象磐石之著地，桓木之埋地，屯萬物始生為開治之象。初九一陽震動為開治之主，磐桓者狀其雄固之象，剛健之才，橫渠以為磐石猶言柱石也。泰卦之義為通通者，無所不達之謂，非決而去之之謂也。決則夫而非泰矣。內君子而外小人，正欲與之相

安不與之相激，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乃化小人為君子也。不然消將妨交矣。六四以其鄰不戒，以孚四為陰首，近孚于三則眾陽皆見，四先孚三則羣陰畢從。交泰，窾係實在於此。宋魏文靖事穆陵，進講泰卦曰：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第在外而心腹是計，不為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為內。此因時納規，聞者歎賞，然分別太露，亦啓小人之疑。

孔明勸先主取劉璋，或疑其非，不知正是伸大義於天下，處劉璋之父焉。漢之賊也。初以益州有天子氣，求



領益州意已可誅未幾董卓之亂諸鎮起兵討賊焉起兵不討賊而據益州帝使璋諭旨璋遂留蜀焉自作乘輿焉死璋立是悖逆相承也不取何待

朱子不取詩小序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人或非之楊文懿守陳言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取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章足矣何多載若此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而不困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於鄭雖譏其細然皆歎其美未嘗及于淫也

顧端文之論吳澄許衡謂魯齋臨終誡子孫死後勿請諡但書許某之墓四字足矣此分明表仕元之非得已又分明認仕元爲非愧恨之意溢于言表而草廬居之不疑若以爲固然者故魯齋之所自以爲不可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之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也高忠憲之論謂魯齋有用夏之變故有魯齋之志與其德則可若草廬則既爲宋人且試鄉校爲宋貢士矣卽不死亦當被髮入山而奈何其膺程鉅夫之薦也奈何其受資善大夫之銜與織金文綺



學海類編 三 詩述  
之贈也觀顧高之論寬魯齋而責草廬學者可知所  
重矣

楊文貞公贈曾士榮序云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  
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爲吏而士榮與其遣中  
又曰吏不根儒或戾于道儒不達吏或滯于用子根  
儒以治吏功立而譽顯吏果不足以辱子也遂書之  
以壯其行蓋當時試士公嚴令在必行士亦不以此  
諱避遂赴其役而士風淳樸可以想見矣

杜詩瑩瑩金錯刀註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

謝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  
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大抵古器物以黃金錯  
之皆謂之金錯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  
而以金錯也虎牙行云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金而  
錯鏤旌竿也

土之生物其數五故凡草木之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  
木居西方西乃金之生數故桂四出而金色且開於  
秋若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成水之義是已然蒼  
葡亦六出



四皓有羽翼功後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上世賜葬人  
臣恤典之始見于任昉文章緣起他書未嘗載東園  
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  
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  
九族孔安國以爲高祖至元孫之親杜預以爲父族四  
母族三妻族二而爲九詩類弁序言不親九族而詩  
有甥舅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姻固當以杜  
說爲是按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說者  
爲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爲之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說者謂自己而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  
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則由一而  
三由三而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三詩之序推親親而  
廣之耳夏氏書解則曰高祖非己所得而逮事元孫  
非己所及見惟引夏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者父五  
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  
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  
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



學海類編  
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

正統己巳八月十五北狩十七報至京十八景帝以太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成都指揮孫斌等諭云鎮守大同等官報虜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多出朝見反與銀兩段匹賞眾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社稷爲重爾守將等只知爲國守關爲

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偽決不可聽虜誘誑慎之慎之故諭上鈐邨王之寶此時監國纔十餘日而有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蹈前失且云不分真偽明示英宗臨邊令拒絕之矣可見後遣使講和迎鑾皆非所欲也

陳止齋論漢高封國是初時急于撫定使延歲年意必別有區處如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謂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志大備是已周禮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



而五自漢宋諸儒因疑周不純用徹法是又失之不  
考蓋閭師縣師載師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  
子弟諸食采之地其收之民皆十一也而自租歸公  
土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有他  
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于閭師遂則征于縣師  
顯然三局益見法制周詳無可擬議也

春秋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托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按  
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  
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

秦漢出矣此止齋所謂看左氏傳在貫穿五霸之變  
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  
落也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  
天下散而莫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  
一宣公時楚莊強盛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  
自退去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至  
春秋末與初時大不同然無大殺戮及戰國爭雄兵  
戈傷殘日甚矣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註衰小也先王殷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劉氏敞曰三子之說皆未得其真何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何關殷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何謂之衰又何以爲季札乎蓋昔者周德旣衰樂章錯亂太師非其人不  
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遂誤以凡變雅者爲小雅凡正雅者爲大雅而季札所聞適季札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後至仲尼自衛反魯乃

始分雅頌各得其所則前此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皆厲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爲小雅者也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詩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筮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閒歌魚麗筮由庚歌南有嘉魚筮崇丘歌南山有臺筮由儀此六詩皆主于笙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



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爲無字謂此六詩于笙奏之  
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古  
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閒  
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閒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  
束皙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  
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唐制宰相不得獨對姚崇與張說不協崇曳踵爲有疾  
狀上召問之因得畱語是也宋宰職曰同進呈公事

遇有所密啓必先語閣門使奏知進呈罷乃獨畱謂  
之畱身

熙甯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紹聖二年始立宏  
辭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序  
記誠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惟進士得預而  
專用本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  
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  
每歲一試所取不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  
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制曰



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  
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許卿大夫之任  
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亦不過五人任子中  
選者賜進士第此宋之宏詞科式也

嘉靖閒禮侍顧鼎臣霍韜以孟冬時享被命捧主會二  
臣俱有期功之喪例當引避上言據古諸侯絕大夫  
降之文謂今之公卿即古之諸侯臨祭不當引避禮  
書夏言折之曰古封建諸侯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  
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可以君道

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也則期功無絕降之說矣詔  
令迴避凡今之仕者三年之喪必解官守制若期功  
則第銜哀于私室而服官如故是絕降之義也祭為  
吉禮既奉君命以私情奏明是謂得之若謂君道自  
處臣其伯叔兄弟而謂之絕則大夫又何為之降乎  
五代之閒吳蜀荆閩日驅其民於鋒鏑吳越獨安靜百  
年以歸於宋三世四王靡聞失德方是時天下皆糜  
爛於戰爭惟兩浙不知不可謂無大功于民而歐陽  
公於十國獨譏吳越之虐予因念野史載其風俗侈



靡國富有餘卽入朝時所貢獻及遺朝諸臣金帛珍寶不啻數百萬計則其橫征剝民亦大略可知

世多傳李太白在當塗采石醉後泛舟于江見月影而俯取之遂至溺死然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檄萬卷手集枕上以授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皆妄如謂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亦誕也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歐陽文忠公撰紀表志宋景文公撰列傳當時以宋所撰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文

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遂已故事修書惟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哉遂于所撰各書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此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學有宋石刻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李龍眠公麟所畫也宋高宗製贊并書後附以尙書左僕射同平章門下事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職教弟子皆無邪雜背于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于儒行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



學海類編  
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黃文獻嘗畫圖贊後謂檜作  
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至死而不  
已也明初吳文恪公訥爲御史巡按浙江得觀石刻  
見檜之說尙與圖贊並存不勝憤恨立命磨去其文  
又備識其後使後覽者得所考云仁和學宋高宗紹  
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武穆第作太學者也  
上巳當作十干之己蓋古用日例以用干如上辛上戊  
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己矣故王季  
夷嵎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三

歐陽讀聖俞詩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又曰初如  
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東坡讀孟東野詩曰水清石  
鑿鑿湍急不受篙又曰又如煮蠶蟻竟日嚼空螯其  
以水石相喻一種巉削清峭之致似矣若橄欖真味  
梅窮當爲首肯蠶蟻空螯貧孟豈能心折然兩文忠  
之品評均自有真解

考妣之稱今人以父母沒後當之此本爾雅父曰考母  
曰妣然經文多以妣對祖言詩似續妣祖烝畀祖妣  
易遇其祖遇其妣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似古



者祖母以上俱得謂之妣

東漢人士最上如荀朗陵陳太邱等人倫師表天未竟其用復顯其子孫如荀文若陳元方長文兄弟使門望有以發其潛德次則若蔡中郎無後郭有道龐德公司馬德操輩隱而不出或顯其獎許之後進以不泯其識鑑若王仲宣顧元嘆之于蔡中郎聶季寶等之于郭有道龐士元諸葛君之于龐德公司馬德操輩最可悲者若張子布在吳許文休在蜀故人貴顯移書慰問以重其聲價若孟德之于子布王朗之于

文休使其國中後起者功名日盛如公瑾孝直輩總不敢少有無禮于子布文休此三代下不可多得之風氣讀後漢書須尙友處

楊龜山渡江以來周旋延陵句吳閒鄒忠公李忠定公皆與有故先生遂寓居於此講性善之學無錫喻工部玉泉先生受業尤文簡遂初李肅簡小山蔣文忠實齋遞相師承程氏之學大振程子所謂吾道南矣至此果然

阮籍詠懷云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謂趙飛



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其人不必求其誰  
何不知詩意謂是遊俠近倖之流漢書谷永傳小臣  
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籍詩正出此  
詩家聯句漁隱叢話引雪浪齋日記謂始韓退之因謂  
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則已有先  
退之而爲者然亦有先陶謝而爲之如漢柏梁臺亦  
豈非聯句

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  
而寒勝則大雪矣霰積雪也或謂之米雪其粒若米

若稷然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其相因者動極  
則陽形也是猶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胡明仲曰陰  
陽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電光發而  
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

洪範傳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  
十三日而終雷出則萬物出雷入則萬物入故雷安  
萬物安雷害萬物害又五行占入地則孕毓根莖保  
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



盛陽之德

盛陽之德... 皇清類編... 卷... 記述... 盛陽之德... 皇清類編... 卷... 記述...

餘菴雜錄卷中

明 海鹽陳 恂子木著

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而非二月仲春始雨水而非正月  
仲夏小暑至而非六月孟秋白露降而非八月與劉  
歆三統歷不同鄭氏釋月令謂夏小正正月啓蟄漢  
始以正月中爲啓蟄然則劉歆以驚蟄爲二月節蓋  
謂蟄蟲始啓二月大驚故移驚蟄於二月蓋月令或  
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紀時而已非如歷之詳也其  
他與歷異者皆然



禹貢敘治水之次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東方也故次以堯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以荆揚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

焦弱侯先生言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變也陽非陰所能盡剝故曰碩果不食

孔子生卒年月傳記所載不同公羊氏書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書年與日同于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是差一月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則差一歲左傳記魯哀公十六年爲壬戌歲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按魯襄公二十一年爲己酉二十二年爲庚戌若非庚戌則二十一年己酉當是七十四歲此索隱亦疑壽數之不明也又按是歲己酉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作庚戌推命仍是己



西紀年故劉庶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而黃震于闕里譜系家語圖皆謂十月庚子生朱子刊正世家年仍史記月日用公羊索隱年信公羊而謂史記云二十二年蓋誤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也故宗二傳者外紀日抄譜系家語圖也爲生于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宗世家者祖庭記路史也爲生于庚戌十月二十七日眾說參差不合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立爲會通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

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既是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矣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則於年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宋濂之辨謂公羊穀梁其時去孔子爲近其傳經之家言必有所據孔子所生年當從公穀爲的然以春秋長歷考



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  
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月正  
當從穀梁氏也至孔子之卒當從左氏其載魯哀公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與史記相同諸儒遵之  
不違也但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  
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相近故誤書所謂乙  
丑則四月十一日爲的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  
戊戌者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  
四謂七十三亦非也若洪興祖爲周家改月十月庚

子卽夏正之八月今闕里年表記孔子生日爲今八  
月二十七日故孔子卒于四月亦謂爲二月因以孔  
子志在春秋死生以之二仲上丁適與月會而宋濂  
則辨曰殷嘗建丑矣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  
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其前後之例如此周制可  
知孔子作春秋行夏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  
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改斷斷言之然上丁之祀千  
百世下皆於二八月尊聖者持論不已附記之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



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我平生所作八賦  
當不脫誤一字寫畢讀之甚喜後數日而廉州命至  
如此卜兆神動天隨真有道之象  
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敵南方之正火兌之  
陰畫下有二陽爻而離火從下暎之此火能革澤水  
也故有溫泉而無寒火

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  
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卽此意也無見則自然  
靜止外物不得入而與身爲媾此其攝不動而人我

不能交涉乃止之止非不止之止也學者主靜之功  
必從有所止而入聖人以無所止爲止上九敦艮厚  
終乃聖學之全也陽明謂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  
心卽動也休心息見智故不作不爲動動不爲靜靜  
其惟上九乎

或謂自乾而姤一陰始生乾上九之陽擯於卦外反之  
始也歷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六陰坤此一  
陽皆迤邐而未至至復而始見則歷七卦矣以卦配  
月自建午至建子爲七月所以言日者古人呼月爲



日幽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也陰陽平分其數各六升  
降往來至七而還也然以卦配月終屬牽強固不若  
朱子主七爻之說也

詩君子偕老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絕無淫亂  
但中閒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  
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不見答但中閒有大夫夙退  
語猗嗟惟述魯莊姜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有  
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中閒下一二冷語而首尾  
不露其意

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詩存邶鄘之名于衛不與  
衛之滅國也程子曰衛首併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  
首

幽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  
于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邶反之于  
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由周公也故補  
傳曰孔子處邶于變風之末寔尊之也尊之者何變  
而克止也

近代藏書之富南浙多有然均不及西亭王孫睦樺即



學海類編  
授經圖一書崇文總目列之書不傳獨西亭購得之  
或云西亭好古因章如愚考索圖增定圖首授經世  
系次諸儒傳及經部著述

朱子以爲古人作易其巧不可言九八七六原來只是  
十數太陽居一除本身是九少陰居二除本身是八  
少陽居三除本身是七太陰居四除本身是六其說  
最爲直截

偶見元戴表元剡源集戴以文名淳祐大德閒與柳貫  
齊名然文勝柳貫元人集中佳本也

寒食上墓禮經無文漢成帝時班伯爲定襄太守上書  
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  
族各以親疏加恩光武初詔諸侯出征有經鄉里者  
命有司給少牢拜掃此朝命特典也若林吉爲九卿  
自表上師許商冢大夫博士卽爲許氏學者各從門  
人會者車數百兩儒林榮之是在王莽時後曹孟德  
過喬元墓爲文致祭此則誼展於師友然皆非寒食  
也其勅士庶寒食掃墓自開元始然觀王羲之有誓  
墓文則可見墓祭古原不廢但有時則告不拘其時



後世則相沿於寒食而春秋霜露之感併及于十月之朔亦情所不能已也

靖節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冬遂致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六年卒晉史名潛字元亮南史名潛字淵明皆非也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又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潛是與年譜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未嘗易者爲相合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猶楊淵之稱楊泉非

一字泉明也

尚書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萬人非也彭城劉氏敞曰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十長有師也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薄于四海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曉原其所以得名皆從五音所生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于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于甲寅則納音起于商商金生水甲故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

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從之宮商角旣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之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真土之類義無可推蓋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己化土乙庚之歲戊爲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金丙辛寄向庚寅去



庚屬金生水故丙辛化水丁壬壬位順行流壬屬水  
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但向甲寅 甲屬木木生  
火故戊癸化火又素問論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  
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  
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  
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其說  
尤明快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  
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人制國用量

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  
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先王所  
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較其贏餘  
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嘗攷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  
侯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資用皆取給于所  
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修而粟帛眾  
雖門關郊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  
周禮小宰會同軍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



師還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屣屨事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輓芻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盛蓋興於此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其語久之既卽下筆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言之蓋碑之末日公之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蘇公大以爲然卽更定焉蘇

公論文嘗以意爲要善讀書者誠知一篇有一篇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也謂可與論文矣

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所言非知爾之事也對非所問矣而夫子反謂吾與點也點之意以爲上苟知也固當以此知之也此乃所謂事無事爲無爲矣是易之不事主侯高尙其事者也巢許知于堯舜故能全其讓夷齊知于武王故能全其隱四皓知于漢高故能全其處然則不事其事乃所以事也不爲其爲者乃所以爲也此全德之所能非曾點可及曾



點進取者也夷考其行而不掩是以孟子謂之狂理學之家相與詠嘆而推明之殆有合于此與

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微之謂輕重倒置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灑掃應對進退容貌辭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經禮當由曲禮而入曲禮卽威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

本寥謂圃人盍潤澤之使長茂圃人曰生來靈物不假人力寥嘆曰真溫公之役也



本卷諸詩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餘菴雜錄卷下

明 海鹽陳 恂子木著

張景陽詩黑蜨躍重淵商羊舞野庭蜺蛇也潛泉而居  
將雨則躍商羊一足之鳥天將雨商羊鼓舞

毅宗即位首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等朝疏請臚列媚  
黨諸姦狀上是其議一日發紅本二黃袱召閣臣韓

爌冢宰王永光司寇喬允升總憲曹子汴面諭曰朕  
畱心于此半年矣卿等分別罪狀爌等摘紅本中情

罪最明著以聞上分別贊導稱頌建祠諸款御題曰



逆案案成上復出紅本四十餘諭閣臣曰此紅本亦多稱頌語不可不處閣臣議冠帶閒住上曰此等可復與冠帶耶御筆塗去冠帶二字後周宜興延儒欲爲一二營復冠帶而舉朝合爭究不能得者亦以按經御定故也

成祖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隘之防法誠至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又勲戚有墳

土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橐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募人應點遂不赴京而祖制盡失京營之設尤以寓居重之勢乃積弊相沿久不見兵革卽閒或發兵勦賊皆沿路無籍游棍代頂若本軍未嘗出京一步也將領利扣其糧犒游棍利恣其擾搶飾敗爲功及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者復沿路散亡雖崇禎之季屢諭精練另立戰營戎政吳牲極意振飾而積弊之勢不可爲也

嘉靖六年正月閣臣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



學海類編  
二  
詩近  
愛看冰輪清似鏡句上以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蓮  
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知爲元宵作  
矣至資超悟殆非臣下可及也

宣宗作猗蘭操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國  
中見蘭之茂與眾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  
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  
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  
眾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又作招隱詩以示  
諸臣曰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

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其求賢之切如此

內閣自永樂至天啓末年二百三十餘年閣員共八十  
餘人崇禎臨御十七年更置五十餘人豈才不及古  
而國事多艱亦以徵世變矣

文淵閣在午門之東初僅五間崇禎時閣員獨多改七  
間爲輔臣分票之所中一間上供孔聖畫像傳是宣  
宗時所賜出也近窗東西列兩凳諸輔臣進揖孔聖  
以次對坐中置長桌凡分本及分票九首輔與諸輔  
參酌于此坐翰林院官皆在堂內揖不坐故稱閣中



堂老先生云會極門之南廊廡一間坐東向西額曰東閣經筵日講退講官至此揖光祿奉茶而別其餘各官在外則朝房見進朝則或班房見此惟部院堂上官有機務相商者則然邊烽警急則內閣晚輪一人宿朝房以不時發本票擬也崇禎年又于午門外西廊房修理一處遇冬寒則輪宿于此以去內朝更近發票擬更速也

洪武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裏仍賜勅曰婦之

道專內政而無妒勤勞起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  
下大亂之時人各挈家避難皈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勲業于大  
廷今也功成名遂攜長幼而歸夫婦黑髮而來今歸  
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  
和之功啓家之勞如數夫人領之

洪武十七年甲子始頒行科舉成式子午卯酉年鄉試  
辰戌丑未年會試每科定以爲例乃癸未榜天順亦



學海類編 四 言近  
無癸未榜蓋永樂初卽位天順南省火災皆以明年  
甲申會試故自正德以前一百六十年未嘗有癸未  
科進士惟嘉靖二年癸未萬歷十一年癸未兩次至  
崇禎十六年癸未改試于秋而甲申羅變其癸未一  
榜多不及仕宦

洪武丁丑會試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  
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試賜閩縣陳郊爲  
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諤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  
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命儒

臣張信等再閱落卷或言劉曰囑信等以陋卷進呈  
上益怒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崔勝六十一人皆  
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士也考官張信等俱  
磔殺之至吾以老成郊等伏法削籍後但有克忠榜  
而郊榜不可考矣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  
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治禮記陳後乃盡棄註疏  
不知在何時或云始於頒行五經大全亦未有確考  
景泰間陳循王文在閣其子鄉試不第評論試官奉旨



特賜循子瑛文子倫舉人正德閣臣焦芳以子黃中  
不得狀元降調翰林諸執事官嘉靖閣臣翟鑿子汝  
儉汝孝同科連中鄉會然不旋踵而遭褫革如楊慎  
以廷和子殿試第一慎博學高明無愧科名而當時  
猶稱爲面皮狀元後以議禮直諫謫戍雖才名爲士  
林所重而未嘗得一日立朝至張江陵二子懋敬懋  
修乃出神宗優異師傅之意特取鼎甲亦終不享蓋  
朝廷公典稍徇以私必爲造物所忌也崇禎翰林徐  
九一汧丁丑會試序應分房謂友人曰松江夏彝仲

允彝久困公車吾入闈必物色之夏君文章經濟吾  
自爲朝廷得人相信于心非有私也夏聞之悚然謂  
天下事無不可人爲惟此糊名易書得失無定全屬  
天意若涉以人則違天矣違天不祥斷斷不敢及臨  
期徐丁艱不入闈而夏于是科獲雋時以歎徐公之  
好賢夏公之持正不苟云

自長卿等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辭賦至于子  
雲此體遂盛不因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辭雖因  
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夸而非詠歌興之義



變矣雖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此然涉奇怪而非博雅比之義變矣雖陳古昔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諛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矣雖稱功德等美以倣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變矣但風比興雅頌之義雖變而其義非泯至于六朝三國以降辭益侈麗六義變盡而情失六義盡泯而理失矣

馬端臨曰按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尙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也

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皆未傅也

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孛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光芒長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



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

漢文短喪詔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應註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  
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師古謂紅與功同以大  
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爲是此喪制文帝自率己  
意行之非有取于周禮以日易月也三年之喪其實  
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非七月也劉攽  
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葬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  
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

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卽吉耳是以學  
者向循文帝以日代月之說皆非也

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筭迺得官十筭  
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貲又不得官漢  
景詔減貲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學盛於宋之南渡後于時有金華之學有永嘉之學有  
台州之學有明州之學皆不苟異同各相授受金華  
倡于呂祖謙而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之徒則相沿  
於黃幹氏之傳永嘉倡于王開祖而周行己許景衡



學海類編  
劉安節薛季宣之屬則得于伊洛程氏之傳台州學者知林吳杜郭皆祖考亭朱氏而趙師雍兄弟則往來于象山而陸氏之學亦行于台明州學者如楊袁沈舒皆祖象山而余端臣黃震則取法于考亭而朱子之學亦行于明雖有正宗羽翼之不同要皆發明聖賢之道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

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漫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宣和閒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閩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



因縱之 見梁谿漫志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恆于暗中誦之言  
紙有金字光明射日孫綽為著作郎每自暗中見筆  
端吐光若火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首拂皆有光  
灼爍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尙然光彩橫發而况  
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李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我聞  
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  
不過閨闔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

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

范睢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 琅環記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于市果止於梨栗棗  
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  
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  
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  
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即不然人爭非之  
以為鄙悞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頽弊如是居



學海類編  
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  
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閒一  
日今人盍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于先壟之  
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  
請託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  
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  
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  
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

著東山之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  
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  
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  
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  
行未嘗乘轎吾安敢違耶

尚書韓公邦問與陽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  
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貂蟬朝服  
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



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  
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韓公偃然以前輩自  
居先生欲然不以伯爵自重

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過吉州遊青原山東廓鄒先生率  
同志友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  
殷殷訪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  
吾儕但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煩聒先生也晨夕定  
省食而執醬執醕一遵古養老禮時先生年近七十  
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

鄞洞文張翁是尙書文定公邦奇父公爲學憲時廳事  
僅二楹旁一楹故是叔所居叔有宿逋求售公倍價  
得之告于翁翁問價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  
公訝問故嘆曰吾想異日更剗撤彼舊居其夫婦何  
以爲情公爲惻然欲收券還之翁曰母計其銀以償  
人矣可若何公言當併其價不取翁始怡然

魏鶴山云某常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  
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  
學章藁范文憲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



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  
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旦之用往往居  
德養才流風所被逮乎數世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  
遠第薦士非難若識鑑未至徒以偏駁固滯之見稱  
量摸索不爲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  
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倘翹材  
之所延夾袋之所載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豺虎之  
藪也流毒可勝道哉

嘗聞劉文靖謂邱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謂曰

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雖然世傳綜者恃此休休心  
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  
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  
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卽此一語永叔之  
文章可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  
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  
謂其無貫索不虛也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于大宛傳備載始  
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



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  
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

史張蒼傳敘至蒼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  
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而  
文奇四人皆相繼而爲御史大夫者也王文恪拈出  
可爲後學讀書之鏡

漢興封侯雖自公孫宏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當以冬  
月爲相止賜關內侯也關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按董  
賢傳賜爵關內侯食邑豈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

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春之例侯霸傳曰漢家舊  
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復封侯惟  
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不  
受封

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西楚也自徐州  
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河南兩浙是南楚  
也



出

山東至廣州縣東華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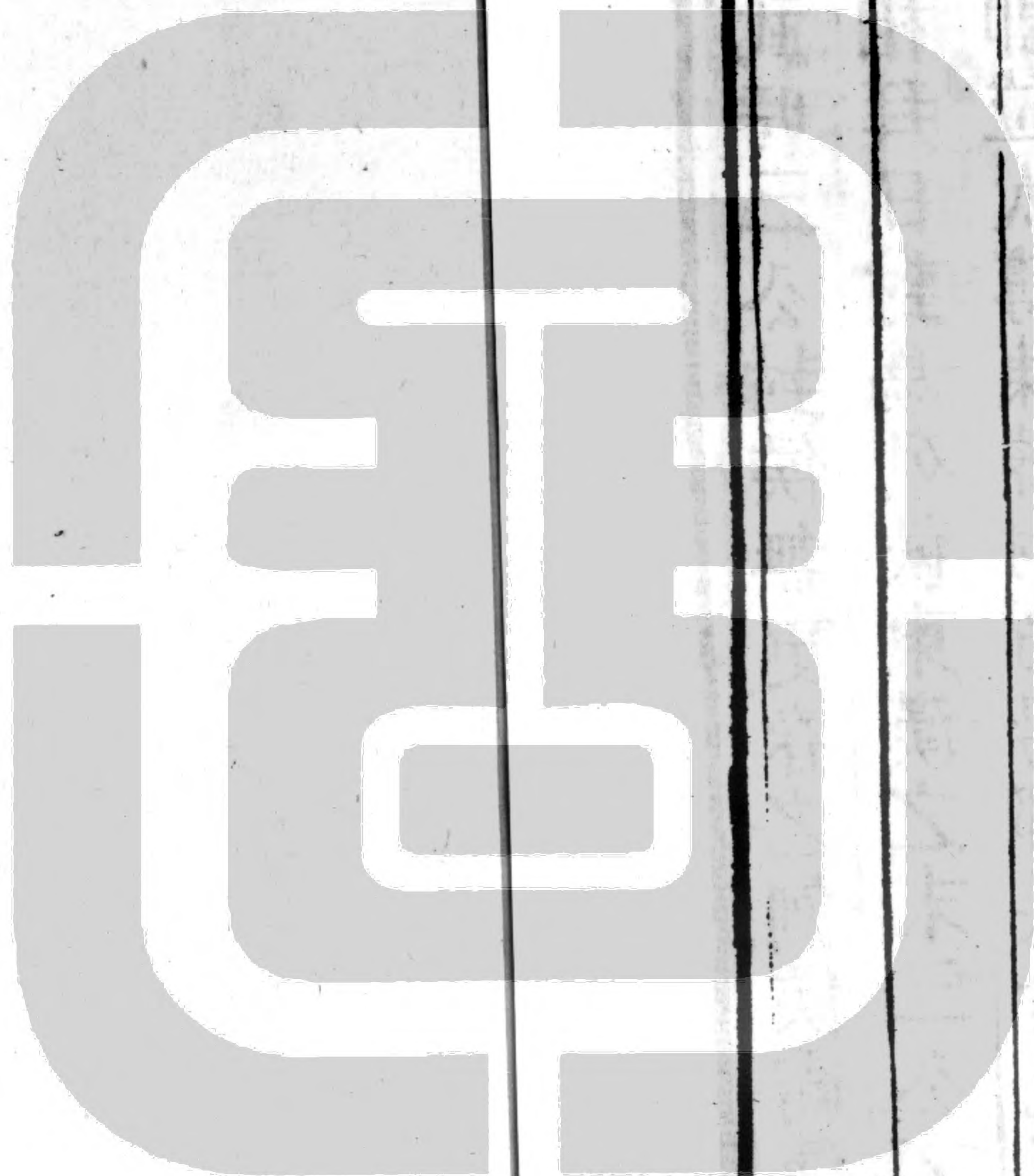
并管縣縣令之命外

受

三百口

日

日





程